

托尼本想到溫泉般的水邊去，結果在 12 月份的希臘沙灘上凍得發抖。此時是 1970 年。托尼 20 歲，穿著一身典型的嬉皮士服裝；一件長長的印度毛巾衫和一條磨得幾乎透明的牛仔褲。厚厚密密的鬍子猶如皮毛圍巾圍在他那張瘦小的臉的四周，然而一直垂到胸前的頭髮卻十分稀少，不能當他的風雪帽。他爲了避風，爬過一個小沙丘，見到一個屍體。儘管他是個不信上帝的嬉皮，但出於本性，他還求助於上帝：「聖母瑪利亞，保佑我！」……的確托尼很後悔來到歐洲。雖然那兒有太陽，但它總是躲在厚厚的雲層後邊，與加利福尼亞南部沙灘的太陽相比不能同日而語。蔚藍色的愛琴海海水翻滾著，沙子冷得像雪。昨天，他本該也差點這麼做了：乘頭班飛機飛到天空更藍的地方去。

現在他要去走就會受到牽連。如果他把剛才發現的屍體通知警察局，他肯定要被留下來接受詢問。歐洲警察局可不大喜歡嬉皮士這類的人。自從他來到歐洲的三個星期中，就已經被搜查了 17 次，檢查他是不是帶了毒品。托尼面對著屍體猶豫著。他既不是一個無責任心的人，也不是一個蠢貨。這肯定是一樁殺人案，而且如果不能及時抓住凶手，他就可能被指控爲殺人犯。

但是公民意識是有限度的。經過反覆思考之後。儘管並非出於他本意，他還是離開了屍體。走到大約離屍體 50 米的地方，他又轉身回去。兩行腳印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來回所走的路。人們知道他到沙灘上去睡覺，他得承認他見到了屍體。這場官司是跑不了了的了。因此，他沒有急急忙忙趕往機場，而是前往雅典警察局。

一個年輕的警官協助負責此案的偵探工作。儘管他留著小鬍子，穿著深顏色的制服，打著齊齊正正的領帶，做出嚴肅的樣子但大家都覺得他還是個孩子。的確，儘管伊利亞·安布羅十分用功認真，但他總有一副嘲諷別人的表情，還有他那豆芽菜般的細身材只能使人產生極有限的信任。然而伊利亞卻成了負責此案的偵探的助手。偵探用一種權威的口吻給他講了一節刑事偵察課。

「當一個嬉皮士來報告發現一具屍體時，對一個有組織的國家警察該怎麼辦？警察可以向國際刑警組織發出詢問，後者可以向嬉皮士所在國家分部發出詢問。」

這樣一份要求了解托尼情況的報告從雅典寄往華盛頓。借此機會，雅典警察局也要求知道有關死者的情況。屍體是這樣的：黃頭髮，頭髮很短，幾乎是剃光的，白皮膚上有星星點點的雀斑，很可能是旅遊者。剩下的只有靠猜測：他身上沒有任何證件，他衣服上的商標也被割掉，好像凶手雖不毀屍卻要滅跡。

個子矮小、面色蒼白的偵探此刻不作聲，他想叫法醫拿出看法。法醫幾乎也用權威似的口吻闡述著自己的結論，意在給這位實習警察上司法課：「屍體曾泡在海水中，因爲我在他胃裏發現了海水。但他並非溺水而死，因爲他肺中並沒有

海水。他身上綁的銅線並不僅僅是爲了捆他，同樣也是殺人的工具。我認爲他是被電死的。也許是電壓不高，不足以使他馬上斃命，所以通電的酷刑大概延續了一段時間。死者的心臟是在遭電擊後停止跳動的。然後凶手試圖把他扔到海裏，但沒有成功。我發現在屍體身上不該有沙子的地方卻有沙子。因此我認爲凶手想埋掉屍體，可能在此時受到干擾，只好棄屍逃跑。」

「那麼，伊利亞，您怎麼考慮？」偵探問道。

年輕的警官只是作了一個表示懷疑的表情。既然頭頭們發表了見解，他哪敢有異議？然而他力圖表現出不辜負人們對他的重視。

「頭兒，我不知道。難道真是樁凶案嗎？因爲，如果……如果這些人要殺死這位先生，他們會用其他辦法的。」

「好，如果這不是樁凶殺案，那又什麼呢？」

「嗯……我也不知道，頭兒，有人……比如說有一家人家想通過武力從他身上得到什麼，結果這個人死了，那傢伙想棄掉屍體以避免麻煩。」

老板思考著，撫摸著蒼白的面頰，這個男孩說得很符合邏輯。

「但是，」伊利亞接著說，「幹這個必須得有一間有電的空房子。如果死者是個旅遊者，就應該挺容易找到他死前與他有來往的人。」

大偵探和法醫驚訝地瞧著這個男孩子，的確他並不蠢。而那個大男孩直咽唾沫。

托尼在警察局等了 12 個小時了。他恨死了自己的長頭髮。然而當一個想打扮成嬉皮士的人，留著濃密的鬍鬚和髒頭髮，就得學會有耐心！當警察們從他發現屍體的沙灘現場回來之後，年輕的伊利亞被邀參加審訊托尼，並給托尼倒咖啡。令人吃驚的是，屍體上留下的手印十分清晰。

「然而有個細節要講清楚，」年輕警官問道，「根據足跡，您距離屍體有兩米開外，您怎麼能像您所說的那樣馬上認出是一具屍體來呢？」

「噢，」嬉皮士回答道，「首先是那身體同一個熟睡的或失去知覺的活人完全不同，他的身體弓成一個弧形，雙臂小心地放在身體兩側。然後是幾米長的電線捆在他身上。那人大概三十出頭，身上到處是瘀青塊，尤其是在臉上。這樣就不可能是一場事故，而肯定是謀殺。」

「那麼，」臉色蒼白的偵探在年輕的伊利亞結束他的審訊之後說道：「我認爲他是無辜的，他與此案無關。」

這時，華盛頓國際刑警組織分部寄來了對年輕嬉皮士有利的資料。托尼十分吃驚自己這麼快得到釋放，當天晚上他就乘飛機到了阿富汗……但是案情並沒有大白。

國際刑警組織只是搞清了死者的身份，他叫朱利斯卡里，橋牌冠軍，洛杉磯唱片公司的經理，來此地已有一個月了。他乘的是一艘「鑽地號」遊艇，船是他妻子租的。已經四天沒有他的消息了。他妻子報了警，並在雅典灣四處尋找他。

失蹤者的妻子瑪麗莎·卡里來到雅典停屍房，她今年 27 歲，既不漂亮也不醜，但線條極好，很健壯，猶如運動員。她既害怕又吃驚，確認在沙灘上發現的屍體

就是她丈夫。她不知道她丈夫有什麼仇敵，他們在一起度著平靜悠閒的假期。在雅典灣海達小站停船後，他就沒有回來。

對海達警察局來說。很容易找到那天晚上與死者在陸地相處的三個人，先是兩名「鑽地號」的水手，然後是一名居住在海達的年輕女子埃萊娜·瑪克麗斯。兩名水手讓他一個人留在女人身旁，他們先走了，從那以後，情況就不大清楚了。

瑪麗莎·卡里本人知道丈夫有時玩玩女人。他對此並不向他妻子隱瞞，而她也不在乎。

第二天，大偵探聽取伊利亞的匯報。大偵探對小伙子的才能很欣賞，就派他到海達調查埃萊娜·瑪克麗斯。在偵探的辦公室裏年輕警官很興奮，表情像個大男孩子，講述著他的調查經過：「她與此案毫無關係，頭兒，她同他在海達港口她的住處呆了兩個小時，然後他以離開了。」

「是她跟您這麼說的？」

「是的，頭兒。」

「您證實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從那以後，沒人再注意那個美國人。」

「那麼您相信她的話？嗯？回答我，您為什麼相信她？」

「因為我肯定她說的是實話，頭兒。她是個輕浮的女人，這是肯定的，不過她是一個誠實的姑娘。」

偵探發現年輕伊利亞的臉一直紅到耳根，他的戲謔的眼光躲閃著，他豆芽菜似的身體極不自在……「這個姑娘長得怎麼樣？很漂亮？我想。」

「是的，頭兒。」

「當然，您不會為此動心？」

「沒有，頭兒。」

偵探逗著他的學生，讓他「火上烤烤。」

「那好吧，您能給我描述一下嗎？」

年輕警官不滿地瞧了一眼他的老板，但是他迫不得已還是照著做了：「嗯，她是高個子的棕髮姑娘，24歲，黑眼睛，很有活力。我覺得她很聰明，而且很直率……就這些……」

「很明顯，她身段很好……」

「啊，這倒是，頭兒，而且她穿戴很得體。」

「她回答了所有的問題？」

「所有的，頭兒。當她知道我正調查一樁殺人案時，尤其是涉及到美國人，她盡全力來得助我。依她看，應該去問問「鑽地號」船上的人……可能船上的水手隱瞞了什麼。」

「好。行啦，謝謝。」

偵探覺得明白了，年輕的埃萊娜·瑪克麗斯是註冊的妓女。她很會來事。她大概挑逗了可憐的小伙子，然後同他過了夜。因此，他讓他年輕的同伴退出此案，讓他去處理一樁荒唐的偷摩托車案。他決定來自去一趟海達。

偵探登上每天擺渡兩次或三次的輪渡，他堅信他會很快發現真相。當那個漂亮的妓女出來開門時，他心裏想，這是他有機會碰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。她太聰明了，以致他從她那裏沒有得到什麼新東西。她用略帶嘲笑的口吻回答了他所有的問題。

她不是偶爾到此地的，也不是出於偶然當的妓女。此二者都出於深思熟慮的選擇。因為她很漂亮，完全可以挑選顧客，讓他們出大價錢。她很富有，生活在四季適合於旅遊的小城。在這裏商店裏搜滿了小飾物，有最好的魚和水果。只有傻瓜，才會參與到如此荒唐的殺人案中去。

「您同我年輕的同僚睡過覺了嗎？」

「您為什麼問這？他跟你說了？得，我肯定他沒給您說這個。」

「那個美國人，他和您談了什麼？」

「噢，我們談得很少。我只知道他是第二次來希臘。他租了與上次相同的船和船員。我猜想他妻子同他不太合得來。但我能告訴您的也就是這些了。」

「他出手大方嗎？」

「就像一般美國人那樣。」

「他離開您是幾點鐘？」

「快凌晨 2 點了。」

「他告訴您他去哪兒嗎？」

「他跟我說他回船上去。」

「您知道您是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人嗎？」

「您年輕的同行也這麼說，但是您問過船上的人了嗎？無論如何，很可能他們說謊。」

偵探決定審問那尼斯和龐蒂兩個「鑽地號」船上的水手。一個是希臘人，另一個是南斯拉夫人。兩個粗魯的人不太友好。然而，「鑽地號」船長卻是個花花公子，囉嗦，生活很愜意，熱愛潛水運動，好色好酒。

這是卡里夫妻第二次租他的船以及全體船員。他們相處得極好以致成了好朋友。他承認夫妻倆時不時地吵嘴，但是天下夫妻哪有不吵的呢！他寬宏地補充道。

偵探有些擔心了，他感到調查毫無進展，仍在原地打轉。他到海達警察局打聽一下有沒有收到轉給他的消息。

只是年輕的伊利亞曾給他來過電話。他對這個電話也並沒放在心上，只是在上床睡覺之前給小伙子掛了電話。

「伊利亞，你給我打電話了？」

「是的，頭兒。我想到一些事。當有人把電線繞在一個人身上時，那該在電線上通電……」

偵探歎了口氣，但還聽著。

「是的，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那就得燒斷保險絲，頭兒！」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「頭兒，如果要修保險絲，如果重新通上電，那還得燒斷

保險。另外根據法醫說的，通電折磨了他很長時間，如果保險絲斷了，就不可能折磨他很長時間。」

偵探又惱火又激動，惱火的是他本該自己想到這些，激動的是當他在垂老之年發現了同行中的年輕天才。他的沉默給伊利亞添了說下去的勇氣；「那麼，是這樣，頭兒。我想了想埃萊娜跟我說的，很可能船上的人在說謊。您見到船長了？他是個英俊男子。這是第二次他們和他在一起，然而根據國際刑警組織寄來的情報，那個美國人並不太喜歡體育。是他妻子堅持要遊海。您知道我要說什麼了吧，頭兒？這就是我想的。如果，我說了蠢話，您別怨我，頭兒。」

「不，不……說吧，既然我讓你說。」

「好吧！設想女人同船長成了情人，無論如何，一個喜歡運動的女人當然喜歡生活在希臘的船上。他們也許決定生活在一起了。可是錢是她丈夫的。那麼很可能他們想折磨他，可能是想離婚。然而卻把他弄死了，因此他們為拋棄屍體，在夜裏把屍體放在沙灘上。」

偵探想了想：「你的假設很好，但有點浪漫是不是？還得證實一下才行。」

「正是這樣，頭兒，有保險絲。他們肯定不會在船上幹……而是在港口……如果美國人叫喊，就會有人聽見。然而水手那尼斯在海達港有一個小屋子。您最好能去看看，如果保險絲經過修理或者用一根鐵絲代替保險絲，就說明我有理。」

偵探目瞪口呆。自從他幹這行以來，從沒聽到過如此符合邏輯的推理。他二話沒說掛上了電話，召來了武裝警察一同到「鑽地號」找水手那尼斯，然後讓他帶他們去他家。

那尼斯一下子驚呆了，他不明白人們這麼快就發現了真相……偵探開著車在同樣月色蒼白的夜晚朝那尼斯稱為房子的牧羊屋駛去。快到的時候，偵探抬頭看看上邊有沒有電線通向這座用石頭堆成的房屋。

一進屋，他就問那尼斯：「電錶在哪裏？」

在那兒。電錶下邊，偵探著見一排保險絲。他打開一個保險盒，然後又打開一個：果然一根粗粗的鐵絲代替了保險絲……那麼……。八年以後的今天，伊利亞·安布羅，儘管他還是豆芽菜似的身材，但已成為希臘警察局裏最出色的偵探之一。

----- (完)